

欢迎投稿:qlwbdz@163.com

错了就改

●11月1日A12版《14名大学生要起诉“转折号”》第一个小标题第三段“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应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1月1日A17版《深圳确定参加下届广东农运会》倒数第四行“深圳农林和渔业局解释说”,“农林和渔业局”应为“农业和渔业局”。

●11月2日A7版《70吨炸药运送途中爆炸》“收费站成废墟”最后一段:“贵州省储备量管理总公司”应为“贵州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11月2日A26版《对手强大 力争前六》第二栏:“采取大循环赛制”,“大循环”应为“单循环”。

●11月3日A23版《老济南的夏家酱瓜包瓜》最后一栏最后一行:“而夏家所制作的酱瓜包瓜,却是专门收集济南近郊瓜农所种甜瓜地里”,句末“地里”多余应删去。

●11月4日A20版《苍井空宋祖英共同出席发布会》最后一段:“当主持人邀请宋祖英和阳光红岩投资实业集团主席吴征以及石井义和上台接受访问时”,句中“石井义和”应为“石井和义”。

●11月4日A26版《体彩高频“11选5”2600万元开奖》第二栏:(第1期9:05分停售—第78期21:55停售),第一个“停售”应为“开售”。

(感谢读者王志学、周而复始、于峰、高增为、侯升明、周广清的批评指正)

采访神舟发射▶▶

那城,那人,那飞船

一次次的航天新闻报道,晚报未落人后。然而时过境迁,我们不再满足于告诉读者“那是什么”,我们和读者一样,需要更多的“为什么”和“会怎么样”。

追问,那城给予的力量

这是我第三次踏入这片广袤的西北荒漠。在绵延戈壁滩的深处,一丛绿色总能燃起迷途者心灵的期望,这就是东风航天城,目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唯一发射场——一边是读者庞大的信息需求量,一边是有着高规格、高标准的航天报道门槛。找到平衡点,即是重生。

临行前,我的手机不时接到短信,内容涉及有关航天知识浅层的疑问:“搞那么多飞船到底有啥用?”“怎么每次飞船发射都要选择在酒泉”……

神舟八号零号指挥员王军告诉我,这些问题看似表面,但如果真要当做问题来回答,还真不那么容易。“就像你问我零号指挥员为什么叫‘零号’一样”。

所以,我需要答案,我要寻求答案。

寻求答案的地点,有着严格的军事纪律要求,所有采访也不得干扰基地正常秩序和航天工程的开展,采访并非想象的可以随心所欲。

三进航天城,总有一股力量牵引着我。随着到访次



航天新闻报道,本报多次进行高端采访。图为本报记者董钊与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合影。

数增多,我的职业好奇心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因为,我所关注的航天报道领域,有太多未知,而我的报道有着更多的未知。

采访,那人倾洒的热情

有神舟飞船“电子眼”之称的雷达测量站,站长周厚成将负责后勤的老刘拉到我身边:“你应该多报道他们。”老刘,年近五旬依然过着夫妻两地分居的日子,多少年来,他硬是从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种出一片属于战士们们的庄稼。包括老刘在内,我在基地接触的采访对象,并非所有人都能为“稿”所用。但我还是要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可以助我认识发射场,了解航天人。

在采访接触中,如果说我起初还是将每位技术专家作为纯粹的采访对象,那么后来确实不是了。这种角色的转变潜移默化在对载人航天的认知和对载人航天工作者的理解。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对无穷广阔太空的探索,身处大漠,他们是寂寞的;然而追求未知,他们的生活又是那么的丰富多彩。他们有许多是山东人。在老乡们的支持和关注下,读者们关心的诸多话题被一一解答:为何三艘飞船要在两年内密集连发?为何神舟飞船上天非要在酒泉……

求索,那飞船绘出的华美

“每次来到航天城,我的主要任务不是采访,是学习。”这是在2008年神舟七号发射后,我给基地一位大校军官发去的临别短信。采访,就是自我求索的过程。

2011年11月1日凌晨,神舟八号飞船腾空一跃,在天空划出完美弧线。三天后,它实现了与天宫一号的旷世邀约。

我们要了解的,不是发射场这一个系统所能涵盖的。中国载人航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火箭、飞船、发射场、航天员、测控等多个系统。

在发射现场,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中国载人航天的漫长历程,以及在此历程中,中国还要完成多少章节。

现场永远是新闻富矿。此次,本报作为山东唯一媒体,获取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任务新闻发布会的采访资格。那里,来自参事各系统的专家开门讲解,所有困惑迎刃而解。

一组看似较为简单的新闻报道,要厘清航天工程中的各种脉络并不容易。要做鲜活可读的载人航天报道没有捷径,既要做到心中有数,了解读者所需,尽可能多地拿到采访资源,同时将各种疑问化整为零,组成报道基本架构。我想,其他报道也大抵如此。

本报记者 董钊

读者评报▶▶

一个好标题

11月5日A12版《会议真不少 效果没见好》是一个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的好标题。多年以来,中国足协召开的有关提高足球水平的会议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做出的决议更是多如牛毛,结果不但没有提高中国足球的实力水平,反而使得水平大幅下降。记者用这样一句观点鲜明的话作为标题,很有说服力。读者 陈立新

中国足协的确是想好好抓一抓足球的青少年培养体系,但这个工程并非足协凭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其中牵扯到很多其他部分。要想让大家把劲往一块使,就需要定调子,可惜的是,因为中国足球缺乏一个整体的规划,很多会议都仅仅是在走形式。标题是编辑提炼出来的,我也要感谢他。记者 胡建明

毛利率算错了

11月4日B2版《资本追农利在其中》第二段说:“一头黑猪……总成本超过5000元……总共能卖9000多块钱,算下来,毛利率超过50%”,这毛利率错了。正确的毛利率为(9000元—5000元)÷9000元=44%,没有超过50%。读者 徐连泉

在衡量一个产业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中,毛利率是个基础数据,其计算方法大致为(收入—成本)×100%。黑猪养殖主要成本是饲料、人工,相比最终的收入,毛利率计算下来的确不低。文中提到的最终成本超过5000元,则包含了设备折旧费用、流通环节中的税费、租金等,这部分成本,应该纳入净利率的计算范围,如此算来,结果则低于毛利率。所以在文中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高端农业的盈利能力和前景,并不是单纯解释黑猪的养殖效益。我在表述上略显粗略,有失严谨,请读者见谅。记者 崔宾



世界本就如此

作者:安东尼·梅勒(印度) 翻译:孙开元

着吃的往家赶,想喂喂我的几个孩子。我刚要到家,突然看到一只蛇正顺着树往上爬,正往我们的窝爬去。我吓坏了,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能眼看着他一个接一个吃掉我的孩子。我大声呼喊尖叫,可根本没用。鳄鱼说的对,这就是生活的法则,世界本就如此。”

“听到了吧?”鳄鱼说。可男孩不同意:“让我再问问别人吧。”

鳄鱼说:“好吧,随你问。”一只上了年纪的猴子正顺着河岸走,男孩忙问道:“猴子,你听到鳄鱼说的了吧,他说的对吗?”

这只猴子答道:“鳄鱼说的非常对。拿我来说,我这辈子都在为我的主人干活,受他奴役,可他只给我不会饿死的一点儿饭。现在我老了,没用了,他就把我赶走。现在我只能丛林里流浪,等着哪个猛兽扑过来,我的生命就终结了。鳄鱼说的对,这就是生活的法则,世界本就如此。”

“听到了吧?”鳄鱼说,“你就认了吧!”

男孩央求道:“再给我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让我问问别人。你忘记我是多么仁慈地对待你吗?”鳄鱼说:“好吧,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这时,男孩看到一只兔子正从旁边路过,赶忙问:“兔子,鳄鱼说的对吗?”

兔子停下了问鳄鱼:“你对那个男孩说过这话?”

鳄鱼回答:“对,我说过。”

“那好,”兔子说,“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好吧。”鳄鱼说。

兔子又说:“可你把他叨在嘴里,我们怎么讨论呢?你先放开他,他也应该和咱俩一同讨论才行。”

鳄鱼说:“你是个狡猾的家伙,没错。但我知道,只要我一松开,他就会逃跑。”

兔子说:“你应该清楚,如果他想跑,你的尾巴一甩就能要了他的命。”

“这没错,”鳄鱼说着,放开了男孩。在它松开爪子的一瞬间,兔子朝男孩喊:“跑!”男孩飞快地跑开了。

然后,兔子又对男孩说:“你不喜欢吃鳄鱼肉吗?你们村里的人不想吃顿美餐吗?鳄鱼的后半截身子还困在渔网里。你怎么还不回去,把村里人全喊来聚餐?”

男孩照兔子说的做了,他跑回去把村里所有人都喊了出来。他们带着斧子、棍子和矛赶了过来,杀死了这只鳄鱼。男孩的狗也跑来了,当他的狗看到兔子时,马上去追,它抓到了兔子,咬住了它的喉咙。男孩跑了过来,可已经晚了。兔子在临死时说:“鳄鱼说的对,世界本就如此,这就是生活的法则。”

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那么多的痛苦、罪恶和饥饿,我们永远也解释不清。因为生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身在其中所以就会当局者迷。因此,我们应该以一种清醒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那时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现实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的想法本身。

哥哥乔布斯的最后一天

作者:莫娜·辛普森 翻译:南凤

病重以前,哥哥史蒂夫·乔布斯喜欢在巴黎漫步,喜欢在日本京都的小店里吃手工做的荞麦面。病重后,他的生活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这些乐子就没法享受了。最后,即使最普通的快乐,比如吃桃子,对他来说也成了奢侈。

然而,让我惊奇的是,他的病虽然夺走不少东西,但还有很多东西是夺不去的。我还记得他扶着一个椅子重新学走路的样子,他进行肝移植后,腿细得好像支撑不了他的体重,他的双手紧紧扶着椅子。他扶着椅子,走在孟斐斯医院的走廊上,累了就坐在椅子上歇一会,然后转过来,往回走。他数着多少步,每天多走一点点。

他的妻子劳伦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鼓励他说:“史蒂夫,你可以的。”他的眼睛睁得很大,嘴唇紧闭着。他努力着,总是努力着。我知道,在那可怕的时候他不仅要忍着悲痛,还为自己制定了目标:等到儿子里德高中毕业,带女儿埃琳去京都旅行,参加他建造的那艘船的首航式,他希望退休后某一天能跟劳伦一起坐着那艘船去环游世界。

即使病了,他还保持着以前的判断力,也还看不起一些人。他换了67名护士,才确定了最后的日子陪伴他的三个人:崔西、阿图若、艾尔哈姆。

有一次,史蒂夫得了严重的肺炎。他躺在重症室的病床上也没闲着,叫我给他记事手册,他在上面画出了在病床上使用IPAD的支架,设计新的液晶显示器和X光设备,还画了对医院布局重新调整的示意图。每次劳伦走进来,他的脸上都带有笑容。

那时,他没能说话。他用笔在记事本上写着:“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得信任我。”

我们当中没有谁知道自己可以活多久。即使是在最后的日子,史蒂夫都做了不少计划,并要和苹果的朋友

们一起去实现。荷兰的一些造船工人准备往木板上钉不锈钢板了,他的船准备竣工了。他的三个女儿还没结婚,其中两个连男朋友都没有,他希望能她们的婚礼上拉着她们的手,送入新郎的手里。

然而,我们很多人不可避免地在计划还没完成的时候就去世了,很多故事没有结局。

那个星期二早上,他打电话给我,叫我赶紧去见他。他的声音充满了慈爱,像一个已经把所有行李放到车上的人,像一个马上就要开始出行的人,虽然他要离开我们而非常难过。

他开始告别,我止住他说:“你要等我,我在去飞机场的出租车上,很快就到。”

“亲爱的,我现在就向你告别,因为我怕你赶不到。”他固执地说。

我到达的时候,他和劳伦两个人正在互开玩笑,像其他一起工作和生活了很多年的夫妇那样。他看着孩子们,似乎眼光被锁定了。

直到下午两点劳伦还能叫醒他,让他与从苹果公司来的朋友们说话。

此后不久,他再也没有醒过来。他的呼吸变得很弱,很艰难,我似乎看到他一步一步离我们远去。

那一刻,我想,他也是想去了,不是死神来找我,是他得歇息了。他向我告别时说:“对不起,我不能像我一直计划的那样和你们一起变老。”

费舍尔医生说他那晚有一半的可能会去世,那晚,我和劳伦守在床边,他的呼吸有时像是停止了,又重新开始,看起来像爬山,但最终还是停止了。

史蒂夫最后的话,都是单音节词,重复了三遍,他说的是:“哦,哇!哦,哇!哦,哇!”

(本文作者为史蒂夫·乔布斯的妹妹)

译文

编辑:李皓冰
邮箱:lihaobing@qlwb.com.cn